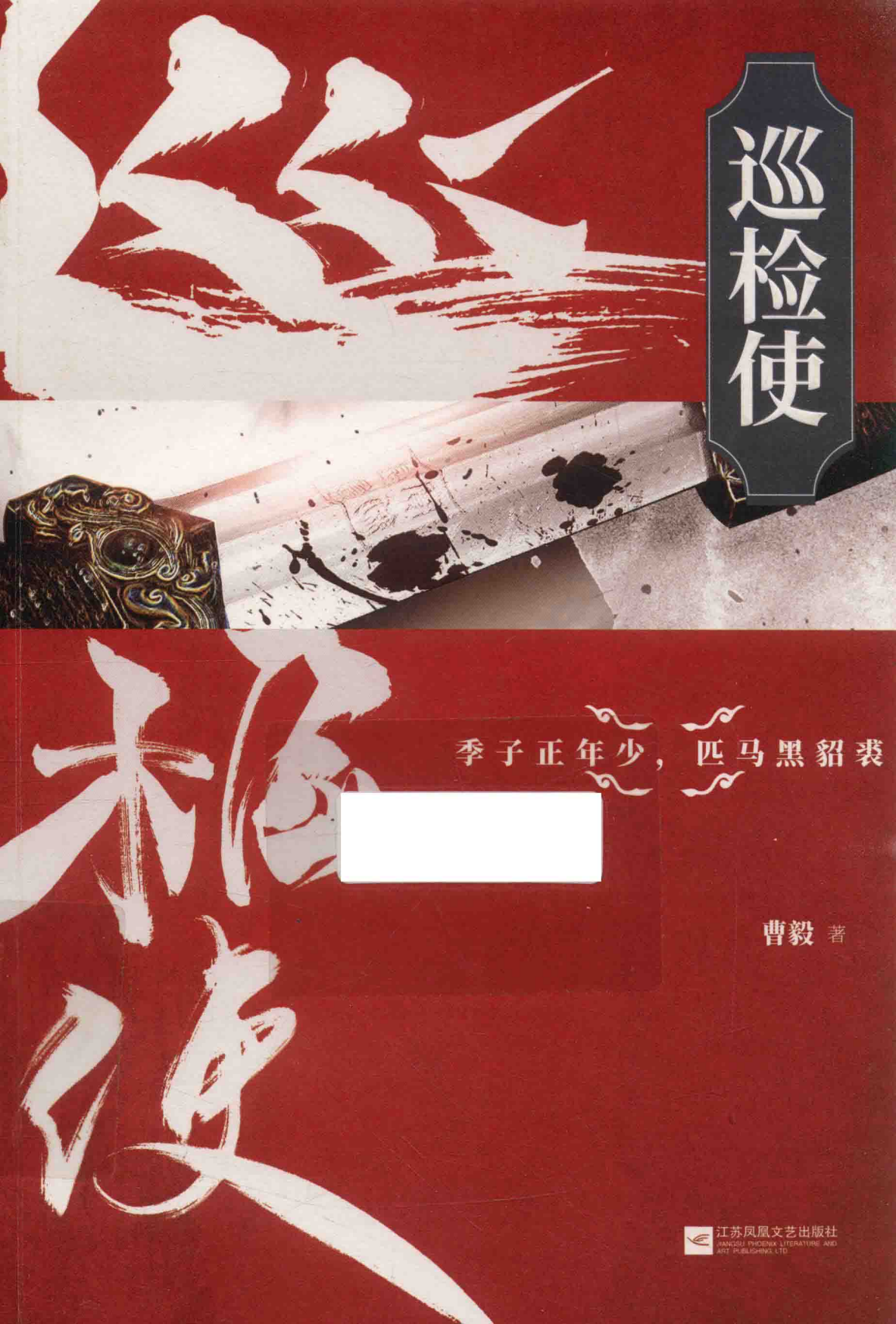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巡检使

季子正年少，匹马黑貂裘

曹毅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巡 检 使

曹毅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巡检使 / 曹毅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
2017.5

ISBN 978-7-5594-0154-0

I. ①巡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552号

书 名 巡检使
作 者 曹 毅
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
责任编辑 姚 丽
策划编辑 刘 盼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9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280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154-0
定 价 3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| 目 录 |

第一章
此间正少年 / 001

第二章
十三巷深 / 032

第三章
文试 / 055

第四章
武试 / 092

第五章
古墓深处 / 118

第六章
峰回路转 / 145

第十章
生死棋局 / 249

第九章
平步青云 / 224

第八章
汴水之上 / 198

第七章
干戈止 / 171

第一章 此间正少年

九月的东京汴梁连续下了七日的绵绵秋雨，待天空放晴，即便天气比前些时日寒冷些许，游玩的人却络绎不绝。

但云逸尘今日十分不爽，因为他被老爹云伦一脚踹进了大牢的杂房。

六孔方身大锁“咔吧”一下子扣上，云逸尘眼睛险些瞪出来：“爹，你至于吗？我可是你亲儿子！”

云伦拽了拽锁，把钥匙别在腰间，“老子这两天忙着抓人贩子没空回家，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，后日就是巡检大考，我看你还敢往哪儿跑！”

“一家三代人都是捕快，到我这辈儿就不能换换？爹！我不想当捕快！”六孔大锁，这是锁地牢要犯用的物件，云逸尘没想到自己有一日也能得到这番待遇。

云伦满腹恨铁不成钢地说，“什么捕快，是巡检！这一次可是包大人亲自请旨办的巡检学院，历来就从未有过，知道院长是谁吗？你的偶像，‘御猫’展昭展大侠！若是老子年轻二十岁，这等好事还轮得着你小子？”

“巡检有什么不一样？顶多算个有品阶的捕快，还是个芝麻官！”

云逸尘往杂房地上一坐，苦口婆心道：“而且您也说了，这是包大人请旨办的，包大人啊，包拯！他办的都是什么案子？不是砍了驸马爷的脑袋，就是什么襄阳王谋反的大案，您让我去跟着他？这不是等于把我小命挂在了阎王殿门口吗？他查的可都是要命的案子，手下殉职多少人，您还能不知道？”

“老子当然知道！”

“知道您还让我去？怕我丢不了这条小命吧？”

“这是包大人与狄青狄大人联名递折子要办的巡检学院，皇上都格外重视，不单查贪官污吏，也要扫清襄阳王叛党余孽！”

“那我就更不能去了，余孽啊，谋反都失败了还和朝廷玩命哪！各个都是不要命的主，我不去，我绝对不去！”

云伦隔着铁窗揍不着他，只能恨恨地踹了铁门两脚，“云家三代捕快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，包大人刚正不阿，为民平贪官污吏、冤情得以昭雪，这乃是天降文曲星公，能在他的麾下学习做事是你的造化，你敢怂？”

云逸尘才不管这套，“咱们云家可是六代单传，您就舍得？”

“舍得！”云伦斩钉截铁，“有本事你就从大牢里逃了，呵，你若从大牢里逃了，那就是越狱，狗头铡伺候，你自己掂量着办！”

“别拿这个诳我，只是间杂房，怎么能算越狱？”

云逸尘的嘴快撇到南门外了，自小在县衙里厮混长大的，若能被这事儿蒙了，他找根面条吊死算了！

“你还真拿自己当根葱了，牢房里人多着呢，没你地界儿，这间杂房还是我求着典史给你腾出来的，懒得跟你多废话，你给老子好好待着吧！”云伦说着就要走，云逸尘才不信，“蒙谁呢？哪来那么多犯人！”

“怎么没有？这些日子开封府张榜悬赏抓人贩子，结果人贩子没抓着，偷鸡摸狗的进来一堆，这人啊，为了银子什么烂臊事儿都做得出来……”

云伦声音越传越小，云逸尘揪着铁窗朝外看，空无一人，“还真走了？爹？爹！”

“别喊啦，老云忙去了。”

牢头笑嘻嘻地挤兑着云逸尘，“你小子也真是不听话，这机会多难得？听说这巡检学院里招的不是烈士遗孤就是官宦子弟，学成出来那可都是金饭碗啊，也是因你们家世代捕快，才破例让你参加一回，外人想去还没这机会呢，你还三番两次的跑，对得起你爹吗？！”

云逸尘冷嘲一笑，“您见过爹把儿子锁牢里的吗？”

“家里也得能关得住你啊！”牢头哭笑不得，“县衙大院里这些小崽子们，就属你小子鬼门道最多，县老爷都说，你小子若不当捕快，放出去就是个祸害，所以你爹才这么着急要给你送去好好训训！”

“我那是机灵。”云逸尘说此话时也有点心虚。

他自小就在县衙院子里长大，母亲在他两岁时就病逝了，从那时，他便整日在角落里听县太爷审案、看捕快们抓人，偶尔云伦外出办案，他便跟着牢头守夜。

耳濡目染，烂坑里熏陶，一晃十几年，云逸尘不光读书写字是在县衙里学的，坑蒙拐骗偷摸抢的路子，他也是学得门清了。

“你自个儿先机灵着，我巡一圈，晚间弄点儿小菜好酒，咱爷俩好好喝两盅。”牢头背着手笑眯眯地朝外走，“你也许久没来陪我了，今儿倒好，一个牢里一个牢外，不过你也别惦记着把我灌醉了卸钥匙，你爹就怕我把你放了，钥匙被他带走喽！”

云逸尘僵了半晌，如秋后落秧的瘪茄子，合着自己只能被老头子拎去考什么巡检了？

看到那把六孔方身锁，云逸尘喷了下牙，就真的打不开吗？

方身锁已是精密之物，铁质，巴掌大小，牢狱的刑锁多是此物。

而六孔大锁之所以难开，是因为这六个孔不但只有一个孔是锁芯，而且上下两截，需将两截的十二个孔位对准，才能打开此锁，否则即便有了钥匙也无济于事。

不过再难的锁也是人造的，能不能打开得看碰见了什么人。

云逸尘从铁窗夹缝处用两根手指捏起锁仔细地端看半晌，随后摸摸身上，空无一物，连个铜钱儿都没有，这老头子，下手够黑的啊！

拿什么工具试试呢？

云逸尘在杂房中四处打量，可除却拉尿所用的马桶，便是铺地睡觉的茅草，因云逸尘是亲儿子，所以云伦让牢头给垫了一层茅草，与其他囚犯也仅有这一点区别。

可就是仅有的这一层茅草，让云逸尘露出了奸诈的笑容。

从茅草里摸出一根细草棍儿，云逸尘朝外喊了几声“叔”，见牢头去巡牢已经走远，他才伸出手摸着六孔大锁，一手握锁转孔位，另一手拿出草棍儿伸了进去，轻轻触碰锁孔的机关。

“嗯，不行，还差一点……”云逸尘聚精会神，闭目仰头，耳朵贴在铁窗处仔细聆听锁动的声响，手中的草棍也仔细感受着锁孔对位是否通畅。

这一刻，他似很享受开锁的乐趣，而不是单纯地为了逃出去。

“只差半毫。”云逸尘睁开眼睛望向铁窗外，见仍旧无人走来，他嘴角露出得意的笑，单手微扭六孔锁，只听“咔”的一声，孔位对准了。

细草棍儿掰折变成两截，两截合一，云逸尘十分轻松地选择一个孔戳了进去，六孔大锁当即打开。

他蹑手蹑脚地打开杂房的门，转身又将杂房锁好，仔细探查周围没有动静儿，他则大摇大摆地从牢房的小洞爬了出去。

这个小洞还是他当年懒得走正门时挖的，没想到时至今日还是两块石头堵着，根本没人发现。

迅速地离开县衙所在的这一条街，云逸尘颇有几分小得意。

自小最先见到的锁就是牢狱里的刑锁，六孔方身锁怎么了？还不照样被自己开了？

只是得意归得意，他如今可身无分文，兜里一个铜子儿都没有，但他也不能回家拿银子，否则再被老爹逮着，一顿皮开肉绽跑不了，恐怕也再没逃脱巡检大考的机会了。

日头已偏西，他今儿可还约了人去官苑看戏呢，甭管晚饭有没有着落，约好的事若撂了挑子，还能叫爷们儿？

好吧，他也不是没撂过，关键今儿可是凌香儿来汴梁的第一场表演，誉满大

江南北的歌唱大家，据说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如若错过，那可是后悔一辈子的事啊！

心中琢磨着，云逸尘已奔着官苑的方向赶去。

二

赵晨在官苑门口抻着脖子朝远处望，文征戎颠颠儿地跑过来，“晨哥，别等了，云哥儿家里就没人，指不定又哪儿去耍了！”

“不能啊，这小子平常不靠谱，但今儿肯定会来啊，这可是凌香儿啊，那个色胚，怎可能放过这个机会？”

赵晨啧啧两下，看着人满为患进场看戏的队伍，他咬牙道：“再等等！”

“他能去哪儿呢？”文征戎唠唠叨叨，“你也别嫌我丧气，说不准啊，云哥儿又被他爹给关起来了，不过家里没人，难不成给关县衙了？这倒有可能。可衙门里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，能给他锁哪儿？”

文征戎自说自话地突然哈哈大笑，“不会给他锁大牢里吧？哈哈，咱俩也没有劫狱的本事啊！”

“闭嘴吧你，就不能唠叨点好事儿。”赵晨虽是训着文征戎，却也嘀咕着，“不会真来不了了是吧？巡检大考，他肯定不愿意去的……”

“来了来了！”

不等赵晨思绪落地，文征戎指着远处赶来的云逸尘，“咱们准备进场吧，他来了！”

赵晨跳脚朝云逸尘摆手，“这儿呢，这边！”

云逸尘离很远就看到他们二人，“还来得及吗？”

“差一点儿就来不及，云哥儿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！”文征戎说着就往人群里钻。

云逸尘没搭理他，看着赵晨道：“有银子吗？”

“啊？”赵晨把兜布翻开了，“一共就两贯钱啊，怎么？你没拿钱出来？”

云逸尘满脸无奈，“我都被老头子锁牢里了，哪儿弄银子去？”

“咳咳！”文征戎一口大碗茶险些呛死，“还真被关牢里了？”他这乌鸦嘴也太灵了！

云逸尘咬着嘴唇瞄向官苑，“能混进去吗？”

赵晨脑袋摇成拨浪鼓，“甬想，我刚来的时候特意看过，都是铁甲守卫，这可是官苑，不是普通的茶楼酒肆。对了，为什么给你关牢里？云叔下手太狠了吧？”

“他想让我参加巡检大考，我才不去！”云逸尘满脸不屑，“那要命的差事，谁乐意去谁去。”

“我可能得去。”赵晨挠了挠头，“昨儿我爹说，给我也报了大考的名了。”

云逸尘一惊，“你没反抗？”

“反抗了啊，这不是反抗无效么，不然这两贯听戏的钱都没有！”赵晨指了指文征戎，“还有他，他也没跑了！”

文征戎不乐意认怂，“还不是我爹说你们都去，我才答应的。”

云逸尘冷笑，“别吹牛。”

“好吧，我爹说完我就从了。”文征戎挠挠头，“关键我觉得能去巡检大考挺好的啊，万一我考上了呢，混个一官半职的，好歹是九品的官啊。”

“呵呵。”云逸尘又是一声冷笑，“就你？自小到现在，跳个墙都得别人连拖带拽的，你抓贼还是贼抓你？甬做梦了！”

“凡事都有个万一嘛！”文征戎对此无比憧憬，“再说，我就是比不得你们俩，咱也是衙门口里长大的啊，能混个差事吃饱就知足，对了，咱们还看不看凌香儿了？凑不够钱啊！”

云逸尘站在大街中央朝着四处仔细观望，赵晨翻着文征戎的兜，“你小子有多少都拿出来，别藏！”

“没有，真没有！”

“没有个屁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可这点儿也不够啊，不够一贯钱，咱们三个人呢。”

赵晨把钱拿来数数，“还是不够啊，差点儿。”

文征戎气哼哼地嘀咕，“之前是云哥儿说好了拿银子的，我才没跟我爹爹多请点儿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赵晨掂着银子，与云逸尘道：“要不咱们就别看了，找个地儿喝酒去得了。”

“不看了？”文征戎满脸遗憾，“我还挺想见识见识的，说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第一次来汴梁演出！”

赵晨踢他一脚：“能不能有点儿出息！”

文征戎连忙闪开：“那、那喝酒去好了！”

“没事儿，你们从正门进，我有办法进去。”云逸尘看向官苑斜角的茶楼，口中轻吹哨响，“就不信，爷这戏能看不成。”

云逸尘说着就奔茶楼走，赵晨瞪了文征戎几眼，“都怪你！”

文征戎没心没肺，跟着赵晨往官苑里走，“云哥儿真被叔儿给关牢里了，那他这算不算越狱啊？咱俩不算包庇窝藏、知情不报吧？其实巡检很好啊，他怎么就不乐意考呢！”

“闭上你的乌鸦嘴！”赵晨转身，已看不到云逸尘的影子，“你还不知道他？主意多着呢，这次是真跟云叔叫上板了，先看戏，回头再说！”

“好！”

赵晨与文征戎拿钱买票进了官苑，云逸尘大摇大摆地进了茶楼，伙计迎来未等开口，他便一指三层，“三楼北向的茶位，一壶碧螺春。”

伙计一怔，“爷，楼上没人啊。”

“没人怎么了？就想静一静。”云逸尘直奔楼上而去，“再送个小四碟，快着点儿。”

他说完便直奔楼上而去，伙计想拦却没拦住，一看这就是位不好惹的，撇了两下嘴便颠颠地去拿吃食小碟、沏茶倒水。

云逸尘快速地跑到楼上，貌似赏景，其实是在观察从这里如何能跳进官苑。

伙计送来了茶水吃食便离去，云逸尘喝杯茶的功夫，突然一只小手搭上了桌案的角，随后露出一张脏兮兮的小脸龇牙看着他，咿咿呀呀地说着：“饿，饿。”

孩子看起来也就三四岁的年纪，脸蛋圆圆，并不像贫穷人家吃不饱饭的出身，那一身衣裳半旧不旧，只是脏的厉害。

云逸尘打量半晌，拿起桌上的点心递给他一块，“饿了吃这个。”

孩子接过点心狼吞虎咽地吃下去，噎的翻了几下白眼，云逸尘又连忙给了他一杯茶，“慢着点儿。”

孩子把茶喝下，继续看着云逸尘，稚声稚气地道：“钱，要钱。”

云逸尘皱了眉头，一来是怀疑这个孩子的身份；二来他真是一个铜子儿也没有，兜比脸还干净。

“还饿？再给你一块点心尝尝？”云逸尘拿起另外一块点心递过去，孩子刚想拿，从角落里立即冲出个四十来岁的妇人，指着孩子便嚷道：“一眼瞧不见你就跑这儿来了，这孩子，真是该打！”

妇人伸手便抓孩子要挥巴掌，云逸尘立即把孩子拽到身后，“你是他什么人？怎么上来就要打孩子？”

“这是我的娃子，我怎么不能打？”妇人指着孩子道：“他爹早就死了，我们孤儿寡母，就来求口饭吃，您若是好心肠的活菩萨，就赏我们俩铜钱能填饱肚子，我也乐意给您磕几个头！”

妇人说着话，一把拽过孩子摁在地上，“快给这位爷磕头，爷赏了银子，咱们娘俩儿才能保住这条命啊，快磕呀你！”

孩子磕了两下便哇哇大哭起来，可妇人仍旧摁着他的脑袋，云逸尘立即拦下，“你这是让他磕死啊？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？”

妇人顿时自嘲地哭了起来：“巴不得这条烂命早点儿死了，否则活着也是遭罪，谁让命不好，没能投个好胎嫁给好爷们儿，现在就我们娘俩儿，可怎么能活，呜呜呜……”

“你哭也没用，我没钱。”云逸尘看到女人哭也着实头大如斗，“若是饿了就把桌上的四碟拿走，我可还一口都没动呢。”

“没钱？”妇人立即停止哭声，瞪大眼睛，“没钱您来这茶楼赏景听曲儿？糊弄谁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云逸尘提口气却反驳不上来，因为他真的没钱啊，本想着来了就从房顶跳了官苑里去，谁能想到遇上这种事儿，他还不知道这茶钱怎么给呢！

眼见云逸尘真没有掏银子的心，妇人一把拽起孩子就走：“越有钱的越抠门，根本就不顾穷人死活，丧了良心！”

还未走出两步，云逸尘立即喊住她：“你站住。”

妇人以为云逸尘要给银子，立即带着孩子颠颠地跑了回来：“就知道这位爷是好心人，多少都不嫌，只为求一口饭。”

云逸尘伸手把孩子拽到自己身边，仔细看看他的五官，又看了看妇人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”

妇人一怔，叫嚷道：“这是我的娃。”

“你粗布奴衣，他一身锦缎，你确定这是你的娃？”云逸尘想到老爹说起近期人贩子不少，这会儿怎么看二人都不像母子，实在可疑。

妇人一听这话，当即火了起来，“这怎能不是我的娃？好心人家给了一身衣裳又有什么错？”

“好心人家给的衣裳会尺寸得体、还是锦缎料子？你跟我说说谁家这么好心，我也腰上系个麻绳去讨两口吃食。”

云逸尘冷下来脸，“说不清楚，那咱们就去县衙，县太爷那里有炊饼，说不准看到你母子可怜，再给你找个活计就不用整日的端碗讨饭了。”

一听“县衙”二字，妇人当即疯了一般吵嚷：“谁跟你去县衙，你不给银子就不给，还要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，我们走！”

她要拽孩子离去，云逸尘不肯，“说不清楚休想走。”

“快把孩子还我！”

“这孩子不会是你偷来的吧？”

一听这话，妇人立即乱跑疯喊，“救命啊，有人抢孩子啦，快来人啊，这里有

个骗子抢人啦！”

“你乱喊什么！”云逸尘没想到妇人会闹这么一出，转眼便有四五个人从楼下跑了上来。

除却陌生的面孔，还有茶楼伙计，只是他被挡在后面，找寻着缝隙钻上来看个究竟。

妇人看到他们立即就喊：“就是他，就是他要抢我的孩子，还口口声声说去县衙，反咬我一口，简直是要逼死我啊，各位爷都行行好，帮帮我们孤儿寡母吧！”

“兄弟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把孩子还给人家，我们也就不追究了。”

“这儿好歹是茶楼，别闹出什么不愉快。”

“留下孩子，你走。”

几个人你一言、我一语地说着，云逸尘脸上露出不屑的嘲讽。他已经可以确定，这些人和妇人是一伙儿的，这孩子，一定是被拐的。

“来喝茶之前就听说，如今悬赏抓人贩子，这丧了八辈祖宗德行的事情也有人干，爷我还真就看不过去了。”

云逸尘一边说着一边带着小孩子往后靠，“不管悬赏几两银，这孩子我必须带走。”

“兄弟，这么干就不合适了。”

一人上前，后面那位看到了伙计鬼鬼祟祟地偷瞄，把他立即撵了下去，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敢多嘴半句，老子宰了你！”

伙计看到那人藏于背后的刀，吓得连滚带爬就下了楼，这些亡命之徒他惹不起，早知如此，就不该让刚才那位小爷到楼上去，好端端地遇上这事儿，只期望这些祖宗快点儿离开，对，必须马上告诉掌柜的，否则砸碎了杯盘碗碟，那可是要自己赔！

云逸尘看到这几个人从腰间抽出了刀，他轻笑了下，吸了吸鼻子，“玩真的？”他仍旧没有松开身后的孩子。

“把孩子叫出来，就放你走。”领头的人贩子许诺，“一言千金，如若失言，老子是你儿子！”

云逸尘背着的手握住一条凳子腿儿，“我可没有你这么不孝的儿子，生出来没腚眼！”凳子飞向人贩子脑门，他则单手抱起孩子撒腿就跑！

“哎哟，给我杀了他，至少剁一条腿！”领头的被砸中，另外几个举刀朝向云逸尘就砍。

云逸尘别的不说，打架的本事一流，踹中一人握刀的手腕，把刀立时抢了过来，反与其余几人拼打起来！

刀光刺目、铿锵刺耳，云逸尘怀中抱着的孩子哇哇大哭，哭得他慌乱无比，险些被其中一人砍伤。

凶器无眼，抱着孩子实在不便，云逸尘把孩子放在地上连连护着，此时也已经被四人包围，一时脱不开身。

那妇人本是躲在茶楼的角落中，此时看到云逸尘被围住，她壮了胆子冲过去抱起孩子就往楼下跑。

云逸尘一时不查，没有注意到孩子被带走，而其他几人也不愿与云逸尘纠缠，见孩子已经得手便陆续离开。

几人的异常让云逸尘觉出不对，一转眼才发现孩子没了！

“撤！”人贩子立时离开，云逸尘扔飞了刀，跑到茶楼探身往下看，正看到妇人抱着孩子跑进官苑东角的胡同当中。

眼看人贩子就要逃走，云逸尘心中实在气不过，顺着茶楼的围栏往下跳，只是跳跃的力度过猛，一下子进了官苑的围墙！

“咣当”一声，他也不知自己掉进了什么地方，打了一个滚儿，爬起来迅速钻了出去，翻出围墙，继续追着人贩子跑！

可他这瞬间的动作却吓傻了许多人！

因为他刚刚正落在官苑的戏台之上，还把不太结实的台子给摔出一窟窿，正欲上台的凌香儿突见空中来客，吓得呆傻在原地，看客们却尖叫不已，登时全都疯了似的！

“抓住他，刺客！刺客！”

“什么刺客，流氓，就是来占便宜的！”

“闯官苑，疯了吧？吓着我们香儿了，看香儿都不动了，哎哟，香儿哪儿去了？还能不能演啊？”

“守卫呢？追啊！”

三

官苑乃是大宋朝廷开设的一个场地，是专门举行重大庆典和鼓乐表演之地，不守规矩擅闯者是要被治罪的。

官苑守卫立出，定要把云逸尘抓捕归案，只是云逸尘此时还不知道自己闯了祸，眼见后面有一众守卫快速追赶，指着前面的人贩子喊道：“追啊，人贩子，那是人贩子！”

而此时坐在官苑中等候看表演的赵晨与文征戎面面相觑。

“我怎么看刚刚跳进来的那哥们儿像云逸尘呢？”

“你也这么觉得？我也是！”

“真是他？这也胆子太大了吧？他说的是要进来看表演啊，怎么跳进来又翻出去了？不能够啊！”

“估计是遇上事儿了？找错了方向，跳错了？”

“那还琢磨什么啊，走啊！”

赵晨与文征戎也顾不得看什么表演，立即奔出官苑，朝向人群看热闹的方向匆忙赶去。

只是跑了片刻，文征戎这个胖子便气喘吁吁，“赵哥，这事儿不妥，你追，我、我去找云叔和我爹，私闯官苑，这事儿他撇不干净，别真被扔进大牢啊！”

赵晨极为不耐，摆手撵着他，“你快去，实在不行把我爹也叫上，这回可真是玩大了！”

云逸尘此时仍在追抱着孩子的妇人。

这伙贼人似对周边地形极为熟悉，穿入胡同七拐八拐，让云逸尘寻找的速度变

慢，而且刚刚脑子一热从三楼跳下来，此时浑身骨痛无比，可心里的那股子倔劲儿上来，他偏要把人贩子抓出来不可。

其余几个早已没了踪影，妇人看似年纪不小，行动却格外利落，几个闪身进了一个小院，木门关上，云逸尘冲过去一脚并没踹开。

院内有嗷嗷嚎叫的狼狗，云逸尘翻身想跳进去，未等落地就被狗咬中了裤腿儿。云逸尘拎起狗耳朵右手一拧，狗下巴被卸了，耷拉着舌头惨叫着去了一边儿，他则冲进屋中，想抓人贩子出门。

只是人刚进去，就被一把长刀横在脖颈，他慢慢地一步一步退出来，“哥们儿，有事儿好说。”

屋内出来十几个汉子，皆是草莽装扮，手中的砍刀锃光瓦亮，散发着清冷的光芒。

屋内响起了噼啪的打人声，叫嚷道：“你个臭娘们儿，这娃子是要勒索银子的，你还带出去讨几个破钱儿，坏了老子的事儿，把你剁了喂狗！”

“呜呜呜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银子我都交、都交！”

“剁她一条腿，看她还敢不敢坏规矩！”

“饶命……啊！”

屋内的叫嚷声连连传出，云逸尘微皱下眉，其中一汉子与持砍刀的人道：“已经被发现了，必须马上撤，不能久留了！”

“妈的，都是这个死娘们儿惹的祸！”汉子咬牙切齿，满脸愤恨，“这个小白脸也一起宰了，不留活口！”

“那孩子呢？”

“一并杀了，这一单大不了折了！”

汉子持刀就要抹了云逸尘的脖子，云逸尘立即喊道：“慢着！”

“慢个屁！”汉子抬腿就踹云逸尘一脚，云逸尘捂着肚子飞离一米，跪在地上连连咳嗽。

“快点儿杀了，马上走！”

“想走没那么容易！”云逸尘猛冲过去，直接用头把那人撞倒，刚刚他忍着那